



#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刹那相逢

陌生街道，咖喱热乎乎的气味，还有印度檀香燃烧时散发出来的浓烈香气。黄昏时分，空中荡漾着古老清真寺呼礼台上悠长的呼礼声，晚祈祷就要开始。只过了一會兒，印度寺庙的吟诵声也开始了，欢快的歌声，听不懂，总以为那是一支爱情歌曲。旧码头边上，白色着那寺庙的台阶上坐着一些穿红色纱丽的女人，手中拿着穿成一长串的鲜花，据说是为新逝去的亲人祈祷的。

只觉得此地有种异样的熟悉，一种甜蜜的哀伤渐渐浮上心头，似乎是梦中所见。转身四顾，突然在一幢古旧的哈维利的长窗上，见到有人垂着一团白发的头颅，熟悉正理头读经，或者正在冥想，她的样子是那样熟悉。

突然泪下。她可是我的姑妈？一个黄昏时孤独而安然坐着的老太太，她有我姑妈那样松软的肩膀，她有我姑妈那样的衰老和白发。辞世三年的姑妈，在上海变成了一座小小坟墓，可转来生活在这佛陀的故国？



香自在 (中国画) 冯念康

在通往郊区的公交车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抓小偷，却被几个小偷一阵暴打，打人的小偷留下了车。我看一眼被打得头上起包的老头，叫了起来：“老凯，是你啊？”我很高兴能又见着了几十年不见的老邻居。

## 老凯

郎绮屏

老凯是我童年的伙伴，他从小爱管闲事，自然也吃了不少亏。这回偶遇，闲聊中才得知老凯居然与我同住一个小区。我笑着说他：“你还是那么爱管闲事哦。”他憨憨地笑着：“控制不住自己哦，不要说我蠢，我的老婆、儿子、房子可都是管闲事得来的。”



这话让我勾起了20多年前的往事，当时听说老凯看上了楼下客堂间李家妈妈的大女儿娟娟。“这怎么可能，真是‘十三点’？”我也曾不屑地撇撇嘴骂过他。娟娟文静漂亮，根本不是同类人。而老凯从不在意别人的嘲讽。又过了2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来临，弄堂里送走了大批当年光荣妈妈生下的孩子。娟娟分到了纺织厂，我被分到仪表局系统下的一家工厂。而老凯却在街道工厂。可老凯还是乐呵呵的，每天深夜在弄堂口接中班回来的娟娟，当然，他们不是恋爱关系。背地里又有多嘴的在笑骂他：人家又不会要你的。

时间过得不得不徐不急。娟娟有男朋友了，接着就是出嫁。传说新娘临走时，那6个高升还是老凯放的。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的傍晚，也已经嫁人的我回到了娘家，楼道里我与他客气地打了个招呼。老凯还是一直单身着，原因还是人家姑娘嫌他穷，长得又不帅。妈妈家住2楼东面厢房。那天天气闷热，我正和妈妈聊着家常，突然，楼底下一阵阵叫骂声传来，挨着窗户我看到底楼那户人家夫妻在吵架，天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癸巳初三，是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的大姐吴珊百寿辰，当天受好友吴霜之邀，前去拜寿！那天来的亲朋不少，坐了满满的 two 桌。亲友中既有吴珊女士同辈的六弟、著名音乐家吴祖强伉俪，还有出版家吴彬和钢琴教育家吴迎。我和吴霜到时，客人基本都到齐了，吴欢正在慷慨激昂发表“演讲”。我们悄悄地坐在了靠门的一桌。吴珊女士的大公子给我们引见这桌中的几位尊贵的客人，其中有他在台湾时的大学同班同学，一对夫妇，他特别指着其中的女客人介绍说：她是齐

里，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把钱提了过去。也就是这10张认购证让一生贫困的强母子改变了人生。老凯告诉我，娟娟嫁人后，生了个儿子，儿子3岁那年，丈夫出了车祸，娟娟抱着儿子回到了娘家。老凯每天帮助娟娟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久而久之，儿子叫上了爸爸。那年老凯买了别墅。带着一家老小住了进去。我与老凯聊着聊着已经来到了小区门口，风徐徐而来，拂到脸上夹着一股草木清香，分别时我望着老凯头上青肿的包块，说：你都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多管闲事。老凯依然那副憨笑，什么也没说。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齐如山，这个名字，现在在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我们中国文化界尤其京剧界的一位耆硕！但是，假如我们把齐先生定位在一个捧角家或者是戏剧作家的话，那就显得浅薄了许多。他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同文馆的毕业生，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者，是河北高阳的齐家望族。由于看戏结识了梅兰芳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芳版的《霸王别姬》《凤还巢》《太真外传》等剧目，就出自他的如椽之笔。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梅兰芳，但很少有人知道假如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我们知道的梅兰芳。

我从小是个电影迷，上海的老电影院我差不多都进去过，有几家电影院更是刚开张就进去看电影了。

我从小就是个电影迷，上海的老电影院我差不多都进去过，有几家电影院更是刚开张就进去看电影了。我很小就进过一家刚开张的电影院，就是虹口的胜利电影院。当时大人经常带我到它对马路的虹口电影院（解放后改为虹口文化馆）看电影，可是有一天他们说有一家好莱坞电影院新开张，把我带去。一个多礼拜后这电影院停了，不久重新开业，改名胜利电影院。解放后又改名胜利电影院。

我五岁去广州，1938年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1939年这一年，上海一下子开了几家新的电影院。

最先开的是沪光电影院，位于今金陵中路嵩山路口。那一带当时相当热闹。由于老城隍庙在日开占领区内，市民去不了，便在这附近开辟了新城隍庙。沪光电影院开幕放的第一出电影是《木兰从军》，我第一场演出就去看。电影放完后，主角陈云裳和梅熹登台唱影片主题歌“月亮在哪里，月亮在那厢，它照进我的房，它照上我的床……”。陈云裳本名陈健民，我在广州就看过她演的电影，完全是个女学生样子。到上海拍戏后，换了陈云裳这个名字，经过电影公司宣传，名气很大。这是抗战时期，花木兰是大家心目中的抗敌女英雄，因此《木兰从军》极受欢迎。陈、梅两位演员接下来成了红星，拍了不少片子。日本人投降后，陈云裳去了香港，梅熹去了北京。

接下来开的电影院是今南京西路石门路口的大华电影院，解放后改名新华电影院。据说它的原址是老牌夏令配克电影院，但我对夏令配克电影院一无所知。大华电影院专门放映美国米高梅公司影片，就是影片一开头有只狮子叫的那家公司。开幕放的电影好像是《绿野仙踪》。反正它开幕后有好几个月我每出戏都去看，也才知道，好莱坞电影原来也有不好看的，但也有好看而因宣传不到位而被忽略的。例如有一出电影完全用剧中主角的视角拍成，这主角只有在照湖水时才让观众从倒影看出他的样

做工程师，看到大陆战火纷飞，出于孝道把爷爷接到了台湾，当时机票船票都很难买到，只能让爷爷先走，如老是坐最后一班船到的台湾。本打算把她奶奶和姑姑齐香再接走的。但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自此齐家再无团聚。爷爷知道梅大爷于1961年病故，很是伤恸。1962年台湾大鹏京剧团请他去演戏，演出结束时，爷爷的拐杖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拐杖时，心脏病突发，溘然归了。

我给她讲到，我曾经看过唐鲁孙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唐鲁孙谈吃》一书，其中提到齐如老是位美食家。克新女士的话题就又来了，她说爷爷到了台湾，

我给她讲到，我曾经看过唐鲁孙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唐鲁孙谈吃》一书，其中提到齐如老是位美食家。克新女士的话题就又来了，她说爷爷到了台湾，

我给她讲到，我曾经看过唐鲁孙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唐鲁孙谈吃》一书，其中提到齐如老是位美食家。克新女士的话题就又来了，她说爷爷到了台湾，

我给她讲到，我曾经看过唐鲁孙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唐鲁孙谈吃》一书，其中提到齐如老是位美食家。克新女士的话题就又来了，她说爷爷到了台湾，

子，这样的影片是极有独创性的，可惜不被注意。大家记忆犹新的电影《乱世佳人》就在大华电影院首映，我看电影从不预先买票，但看这电影预先买票了，而且看这出电影要买上下集的股票。

也就在这个时候，今南京西路陕西路口新开了一家平安电影院。它在大楼底层，是一个小巧的放映厅，对门是一家咖啡馆，有白俄穿了将军服在门口招呼客人。这家电影院放二轮电影，我去看电影不在第一天，而是隔了好几天，放的第一出电影是拿破仑爱情故事，主演是查尔斯·鲍育和嘉宝。

如今沪光、大华、平安都没有了。1941年又开了一家豪华的电影院：美琪电影院。美琪电影院的原址早年是 大华饭店的一部分，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就是在大华饭店摆酒的。美琪电影院的英文名称沿用了大华饭店的英文名称：Majestic。美琪电影院放的第一部影片，女主角是贝蒂·格蕾宝，中文片名改为《美月琪花》，以配合电影院名字。顺便讲件后来的事。因为美琪电影院离我家近，我经常去看电影，我看电影喜欢坐前面几排，为此也真差点儿遇险。因为上世纪40年代初，美琪电影院的天花板一度坍塌，位置正好在前面几排上面，万一时我正正好在那里看戏，就糟了。

如今美琪电影院也不放电影，改成了剧院。1942年，今西藏路汉口路开了皇后电影院。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进了租界，上海不再是孤岛。皇后电影院刚开幕，它所在的那个小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日军一下子把这小区整个儿封锁了好些日子，小区里的人不能出入。我不知道封锁时电影院是否在放电影，如观众被封锁在内，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皇后电影院开幕放的是顾兰君演的影片。解放后皇后电影院改名战斗电影院、和平电影院。和平电影院现在还在，不过已重新改建过了吧？

他的内心不无遗憾！现在的北京小吃和菜品，基本上保留原味的太少了。这叫做：萝卜快了不洗泥。

不过我们约定下次他们再来北京，我一定带他们去遍访如老曾经吃过的美食。这回他们带回了北京大顺斋的枣泥自来红、糖火烧。远正在异国的游子，时常回味祖国的名小吃吧！

克新先生的丈夫对我说，齐如山先生可是位大吃家，在齐如老的书中看得到老北京的吃食，看着不禁使人垂涎。现在还有没有保持着原味的传统美食，像同和居的干炸丸子，糟溜黄鱼？我告诉他大多数都没有了，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庙是那个庙，神可不是那个神了！您要想吃就吃个样吧！那种地道的味儿恐怕很难再寻觅到了。看着他的神情，我感到

周总理“确保试验万无一失”的指示精神，每天全力以赴日以继夜集中精力地在102米高的试验塔塔上塔下忙碌着，以求各试验参数的准确性。我们的将军，现场实验基地总指挥国防科委主任张发萍副总参谋长和基地副总指挥李觉将军等领导同志，每天穿着退了色的军装，挎着行军水壶和解放军背包，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徒步行走在大沙漠上，和我们一起挥汗奋战。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在试验现场离爆心六十公里处亲眼目睹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从哈军工毕业，在航天科研心中的哈军工一线已45年。

从哈军工毕业，在航天科研心中的哈军工一线已45年。



# 夜光杯